



亚马逊五星推荐图书



黑幕

州长被杀之后 真相浮出水面

(美) 贾森·贝里◎著 杨 森◎译

揭开美国政坛的遮羞布，看星条旗掩盖着的谋杀
背叛 情色 黑帮 权钱交易 竞选黑幕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C13046407

I712.45
1765

亚马逊五星推荐图书

★★★★★

黑幕

(美) 贾森·贝里◎著 杨森◎译



北航

C1652768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幕 / (美)贝里著;杨森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3.5

ISBN 978-7-201-08116-8

I. ①黑… II. ①贝… ②杨…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65785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2-2013-3 号

Last of the Red Hot Poppas, by Jason Berry

Copyright ©2006 by Chin Music Pres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translation of Last of the Red Hot Poppas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hin Music Press Inc. through Rightol Media in Chengdu.

本书中文简体版权经由锐拓传媒取得(copyright@rightol.com)。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黄沛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022)23332469

网址:<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邮箱:tjrmcbs@126.com

高教社(天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710×1000 毫米 16 开本 17 印张 2 插页

字数:270 千字

定价:32.00 元

目录

Contents

★ ★ ★ ★ ★

- 1 官邸凶杀案 / 1
- 2 政治科学 / 7
- 3 州长死了 / 12
- 4 州长安息 / 20
- 5 床伴 / 30
- 6 问题与答案 / 42
- 7 高个子男孩儿 / 51
- 8 流血的心 / 61
- 9 在这个州里大家都吃 / 74
- 10 信任关系 / 89
- 11 相互制衡 / 95
- 12 坠落 / 103
- 13 灵魂的挽歌 / 108
- 14 雷克斯在冷藏室 / 116
- 15 升起不祥的月亮 / 125
- 16 这个县不容出卖 / 132
- 17 夜间行动 / 140
- 18 殡仪事宜 / 155
- 19 突破它! / 157
- 20 伯格伍兹的耶稣 / 171
- 21 待入殓的雷克斯 / 183
- 22 当权者 / 197
- 23 黎明的狂躁 / 216
- 24 爱的鬼魅 / 226
- 25 赞美词 / 230
- 26 审问 / 248
- 27 星期天 / 263

1. 官邸凶杀案

在顶楼的卧室里，州长夫人做着梦。梦中，有棵橡树，很粗壮，枝繁叶茂。她正和州长雷克斯在树下做爱。她身体蜷着躺在地上，空中飘着细雨，她身上感觉潮乎乎的。接着，雨越下越大，打到叶子上啪啪地响，节奏越来越快。叶子上的雨水再落到地上，砸进热乎乎的淤泥里，最后消失在了美国版图最底部的一个州里——一个神奇而罪孽深重的州。

州长夫人今年 56 岁，但是身材保持得非常好，衣服还是结婚时穿的礼服尺码（6 号）。依然一头乌发，时光的流逝并没有改变她娇美的容颜。一束阳光洒下来，她睁开了眼睛，从枕头上支撑着坐起来，裹上红色的真丝睡袍。这件睡袍是埃克森的太太送的。

去喊雷克斯起床让她感觉怪怪的，所以她很少去叫他。雷克斯有个习惯，不管开完会之后在外面逛荡多长时间，总是会回家睡觉，从不夜不归宿，并且从不酒气熏天的。他会到自己房间或者她的房间找个地方睡上几个小时。她用冷水洗了脸就进了走廊，嘴里念叨着《圣母经》，提醒自己忍耐，忍耐。

雷克斯是这个官邸的主人，他像爱着一个人一样爱着这座房子。这些年他仕途颇顺，官职一年比一年高，而她则用自己的钱从很远的地方淘来一些艺术品放置到房子里，也是越存越多。一些情色的作品则是私人收藏，不摆放在外面，是夫妻两人之间的秘密。艺术品中有个日晷，是一个什么地中海行政部门送的，做这个日晷用的大理石来自佛罗伦萨的采石场。当时比萨西部的一个小村庄遭遇地震，雷克斯派石油公司的飞

机送去了医疗用品、食物和志愿者去支援意大利，这份礼物算是表达对于此举的谢意。接受这份礼物时雷克斯上了电视。他站在议会大厦的露台上，俯瞰着休伊·朗（Huey Long，1928—1931 年任路易斯安那州州长，1932—1935 年任国会议员，1935 年遭暗杀）的雕像，手里举着教皇（来自意大利）的信发表演讲：“这座大理石雕像，蒙受了罗马皇室的赐福，是对我们这个州的肯定——充分肯定我们是一个国际化的州！”

雷克斯是个很下流的人，在性爱方面她从没见过这么大胆和放肆的。这些年来，因为他的出轨，他们之间最初的爱已被撕扯得支离破碎；她烦了，倦了，不想再听他那些鬼话、原谅他，也不想再补救这支离破碎的爱情了。她知道，他有超乎大多数男人的狂野的情欲，做不到在性爱上的忠实。做了对不起她的事，他会像舞台剧里那种黑脸的小丑一般跪在她的身旁，声泪俱下，哀求她的原谅，说着，我只爱你一个人，宝贝儿，其他的都不算数，真的，除了你我再没有爱过别人！这个时候，她会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立无援。雷克斯善于扩大自身影响力，其手段要比她父亲还要娴熟。她父亲做阿沃耶尔县的县长 37 年，死后十年还有人在选票上写下他的名字。和她父亲不同，雷克斯玩弄权术来得更自然，就像有些人在舞池里优美地移动身体那般自然，不着痕迹。他每天洗三次澡，自电视机发明以来，他算得上是银屏上出现过的最风流倜傥的政客了。

州长夫人，艾米莉亚·拉萨尔，是 1959 年甜美小姐选美大赛的皇后，1960 年路易斯安那州小姐选美大赛的亚军得主。风光的背后，其实她也有她自己的问题。在婚姻中，丈夫的出轨让她倍感伤害，她转而把精力放到了美学追求上。她收集绘画、摄影作品和一些无名的艺术家的雕刻作品，从中寻求简单的快乐。她的家里摆满了那些艺术家雕刻的非洲风格的作品，吸引了很多旅行团来参观。这样一来，在五十个州的州长官邸中，她的家成了最吸引人的一个。

她在银行自己的名下存着一大笔钱，忍受着他没有遮拦的旺盛情欲。

她穿过走廊去敲雷克斯的门。那是一扇桃花心木做的门，是一些洪都拉斯人送的。这些人主要是政客和将军，他们每年冬天都会坐飞机到路易斯安那来。他们把武器放到营地后面的沼泽里，那是石化公司借给他们的。这些人很狂野，但是却有着拉丁美洲人合群的性格。他们打鹿、打兔子、打河鼠、打浣熊，只要在鸟枪射程范围之内的都打。之后挽着女人，拿着收获的猎物回到山林小屋，一路留下一串血色的靴子印儿。

拧开门把，她走进房间里的一个小间，把窗帘拉开，清澈的阳光洒到

她丈夫的身上。他们已经结婚三十多年了。她摇晃着他的脚。“雷克斯，亲爱的。”他今年55岁，但是却精力旺盛得像院子里狂跑着的小狗。上帝啊，耶稣啊，帮我拯救他吧……

“快点儿，亲爱的，该起床了。”

她推了推他的肩膀：一只胳膊落下来，手碰到地板上。

她把眼睛睁大。

之后是一阵尖叫。叫声沿着楼梯飞一般地传下来，经过早已作古的州长们的画像，经过玛雅小雕像，经过雅各布·劳伦斯(Jacob Lawrence，美国画家)的哈雷姆风格的画，一直传到楼下的客厅里。尖叫声回荡在大房子里，墙都震得直抖，吓得花匠掉了手上握着的菊花，黄色的花骨朵落了满地。

此时州长的心腹——米切尔·穆德刚刚在州长办公室的休息厅坐下。里面还坐着州警察厅的厅长劳森·贝拉米上校，他是来游说州长提出更好的养老金政策的。穆德身材消瘦，一头黑发；贝拉米留着平头，头发是麦子的颜色，很有男人味儿。听到尖叫声，他们像弹簧般站起来，急忙沿着楼梯上楼，跑进州长的房间，看到州长夫人瘫坐在州长身旁，抽泣着。

穆德用手拍了拍她的肩膀，说：“艾米莉亚小姐，让我看看。”

“上帝啊，米切尔，他醒不过来了！”

她从床上起身站起来，穆德抱住了她的肩膀。她用手捂住嘴，尽量地抑制着自己的感情。贝拉米上校握着州长的手腕，仔细地查看他的手表，又把耳朵贴到州长的胸口听了听。然后他掏出手机。州长夫人将自己关在洗漱间里，打开水龙头，用哗哗的水声遮掩她的抽泣声，然后洗了洗手。直到穆德从外面喊道：“您没事儿吧？”她才从里面出来，脸色阴沉地看着他们。

贝拉米冲着电话咆哮着：“州长这边有非常严重的紧急情况，赶紧派个心脏专家小组过来，马上！”

官邸外面，天空湛蓝，朵朵卷云如丝绸般轻柔地挂在天空。秋季是雷克斯最喜欢的季节：有收获时节的缤纷节日和足球比赛的夜晚。两周来，天气酷热，人们中午都没办法在室外工作。电视上还专门就天气因素导致的劳动时间损失采访了一些经济学家。

艾米莉亚·拉萨尔朝着主卧室走去。“我得去换衣服。”

“好吧，”米切尔·穆德坚定地说，“这里有我呢。”

卧室里一片死寂，就像身处地下室里。

现在这里只有她一个人了：两个女儿都已自立，妈妈住在 60 英里以外的地方，她的另一半儿永远地离开了，那个魅力四射、近乎疯狂的混蛋，永远地离开了。她想象着云层中雷克斯向她伸出手来，向她求助，但是被长着长毛的魔鬼的手硬拉回去了。死了！为什么？她小声地念叨着一串祷告词，为死去的灵魂祈福。而楼下，贝拉米上校正盯着医务人员，那眼神就像透过显微镜看变形虫一般。

“嗯，是不是心脏的问题？”上校问道。

年轻的大夫和比他更年轻的助手穿着绿色的工作服，直冒汗。“我还不能确定死因，”那个大夫说，“但是他的嘴唇是青的，指甲也是青的，而且还有股刺激的味道。我猜测他是中毒了，上校。”

揭开床单，州长的右腿露了出来。沿着膝盖到大腿根儿，有一串模糊的口红印。床单折着盖住他的腰部。

“你是说他不是自然死亡？”贝拉米上校小声问道。

“我是说出示法医鉴定不是我的职责。”

“看样子，有人来过啊。”贝拉米神色有些不安。

米切尔·穆德的一双黑眼睛瞪着上校。有其他人在场，说每句话都要审慎。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了解情况。”贝拉米嘟囔了一句。

“先生们，”急救医生说，“你们得打电话叫验尸官来。还有，州长是罗马天主教徒，你们还应该叫个牧师来。”

“问你了吗？”贝拉米咆哮道。

“可是，他的主要器官几个小时前就停止工作了。”

“有些地方还是很活跃的。”贝拉米说着，一边看着尸体大腿上的那些口红印。

“该死，”米切尔·穆德大声喊道，“你们就不能把这些给他清理干净了？”

“我们必须保持这个状态，等验尸官来处理，”那个大夫说，“不过我从小就在这里长大，不用吩咐也会对这件事守口如瓶的。”

“因为你要是透露半句，你就麻烦了。”米切尔·穆德厉声道。那个年轻的助理说了一声：“这些是死者的隐私啊！”穆德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是啊，”穆德说，“夫妻之事是神圣的。记者都是些没有道德的东西。”

四个人盯着尸体。

“你们都坐仆人用的电梯下去，”贝拉米命令道，“在验尸官到之前就

待在厨房里。在我们控制了局面之前，谁也不得离开。”

“随时听命。”那个大夫说。

“我们会放你们出去的，”贝拉米说，“时间不会太长。”

医务人员离开了房间。

“媒体很快就会闻讯赶来了。”穆德说。

贝拉米看着他，说：“米切尔，你觉得这是怎么回事？”

穆德用手指插到湿乎乎的头发里，向后捋着。“昨天晚上他从纽罗兹回来的时候还好好。我也没看到他偷偷带女人进来。并且夫人就睡在旁边的房间里吧？”

“只要有人来，值夜班的警卫都会登记的，”贝拉米说，“雷克斯不抽烟，不喝酒，也不胖。心脏病？”贝拉米闻了闻床头柜上放的一个玻璃杯。“苏格兰威士忌！知道这东西从哪儿来的吗？”

穆德耸耸肩，只是郁郁地盯着尸体。

贝拉米走向窗子向外望去。下面侧廊的木头柱子旁边簇拥着些肥大的棕榈叶子，柱子支撑着上面的私家阳台。阳台面向后院广阔的草坪，在上面可以看到议会大厦路两旁的树。“我 1.86 米，172 斤，”上校说，“连我都能从这个窗子跳出去。我们需要对窗台上的指纹做鉴定，对地板进行拍照。”

“不能叫联邦调查局。”穆德说，喉结动了动，“州长讨厌联邦调查局！他说过，那伙人比流氓还差劲。该死，我太爱雷克斯了。”穆德哽咽着，“他给了我一份这辈子做过的最好的工作。这是暗杀啊。”

“或者是个女人干的。”

“女人为什么要杀他？”穆德叫道。

“考虑到他睡过那么多女人，可能性就更大，说不定是哪一个要杀他。”

眼前的尸体对于贝拉米而言是个灾难，在他的心头罩上一层阴影：州长就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死了。“米切，我得给联邦当局打电话。”

“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州长的这种状况，”穆德老谋深算地说，“你要是给联邦当局打电话，看到他这副样子，那些人会弄得媒体皆知，那么雷克斯的名声就永远地毁了。这不公平。我们还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需要进行一场我们可以控制的调查。”

贝拉米参加过朝鲜战争，得过一枚紫色勋章（美军授予受伤军人的一种勋章——译者注）。虽然他知道雷克斯·拉萨尔是个政治天才，但是雷克斯的性生活还真是让他感到震惊。自从克林顿当了总统，贝拉米就

总能听到阿肯色州的警察们讲这个大人物的风流韵事,而且听得还甚是着迷。今天黎明的时候,他还盘算着见到州长就游说他,提高自己的养老金。没想到,当务之急却成了如何让自己和这次丑陋的死亡脱掉干系。

“米切尔,城市凶杀专案组侦破情杀案件有困难。因为需要有纤维样本,无数的卡景镜头,还有验尸官提供的一些证据。”

穆德的下巴有几块红,是刮胡子刮伤了留下来的。“贝拉米,联邦当局的人都是些吃人的家伙,他们是得着什么吃什么的。不管是人、地毯还是车,他们都能给生吞了。”

贝拉米揉揉眉毛:“我给司法部长阿巴迪打个电话吧。他是自己人。他很机灵,并且跟实验室那边也有关系。”

穆德擦了擦眼睛。

贝拉米按着手机上的键开始拨号。“早上好,我是州警察厅的劳森·贝拉米。我找阿巴迪部长。嗯,他在哪儿?多巴哥。在……特立尼达拉,我知道了。现在谁在主事儿?本顿在外地。还有检察官最信任的人吗?不,我没有。他说过吗?奥斯卡(奥斯卡·阿巴迪)认识他爸爸。哦,那好吧。好的,我会的。”贝拉米用手捂住电话。“奥斯卡聘了个律师,哈佛毕业的,一个叫什么胡贝尔的人。”

穆德茫然地点点头。

贝拉米接着对着电话说了声“谢谢”。

贝拉米紧接着又拨通了个电话。“喂,你好,我是州警察厅的贝拉米上校。请给我接总务长,马上。”

米切尔·穆德一屁股坐到椅子上。

“迈克!”上校对着手机说,“你认识亨利·胡贝尔吗?”贝拉米的眉毛向上挑了挑,“好。立马让他来听电话。我等着,这事儿非常重要。多谢了。”

米切尔·穆德托着下巴,喘息着。可怜的老家伙,贝拉米心里想着:他这后半辈子可怎么办呐。

此刻是上午10点零2分。

2. 政治科学

胡贝尔到了路易斯安那州议会大厦的圆形大厅,楼下和楼上分别是众议院和参议院的议事厅。这座议会大厦是经济大萧条时期的州长建的,一共三十四层,从上面往下看,下面的绿地、橡树都显得很小。一弯湖水环抱着州长官邸。草坪很开阔,中间耸立着休伊·朗的铜像,他下巴宽宽的,正凝视着自己的作品。

负责宪法事务的司法部长助理胡贝尔每天就是在这里开始工作的:在电梯里,他看着游客和学生们在当年州长被枪杀的地方徘徊。很多次他都发现自己盯着那些参观者,嫉妒他们的惊讶。他们就像挖掘者抚摸自己挖的坑一样抚摸大理石上子弹留下的疤痕,感到很是刺激,仿佛可以感受到些许过去的气息。

今天在场的都是成年人——三千人左右,充斥在圆形大厅里,就像篷车里挤满的牛。从众议院发言人办公室传出了消息:将就焚旗法案展开辩论。如果动议被通过,民众们会涌向参议院欣赏法律被抨击的好戏。要是那样的话,胡贝尔出于自身的职责就得为他的上司起草一份为这个法案辩护的辩护书,以备同 ACLU(美国公民自由协会)不可避免的交锋之用。而胡贝尔却是 ACLU 的成员。天还没亮,他穿着内衣内裤,直挺挺地坐在电脑前面,眼睛盯着屏幕,就像暗杀者搂着扳机。他起草了一份辞职信,然后从家里急匆匆地出来,空着肚子来上班。到了圆形大厅,一些人正在排队进入议会旁听席,他也排了进去。看着这些官僚喷着香水,兴高采烈地来看这场“政治秀”,在路易斯安那最糟糕的时刻,他感到一阵

不怀好意的快意。

他读了大学,后来又上了法学院。他曾经发誓再也不会回到这个州,因为他的父亲死在这里。可当他正值三十五六岁、在巴黎生活得很惬意的时候,家庭的责任让他不得不又回到了这片开着甜甜的紫藤花的土地。从他父亲逝世到现在已经两年了。他有一份贷款,有健身俱乐部的会员卡,还有一份和政治相关的工作,他和其他的州公务员一起见证着州议会里发生的一切。

白色的窗帘像塔夫绸的睡袍一样闪着光,遮着四十英尺高的窗子。四盏枝形吊灯,在地板上投下一个光晕。他想象自己是隐形的社会学家,在窥视“好时代”妓院:政客们张开手足躺在像石油般黝黑的沙发上,贪恋地等待着裸舞。

在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知道父亲树了敌。但作为一位颇有素养的律师,他保证了家里的经济开支;又因为他对民权运动的贡献,他的三个孩子也跟着沾了光,站到了历史正义的一面。还记得1973年,在首都城外40英里的一所小高中他的毕业典礼上,他发表了毕业演讲,颂扬了托马斯·杰斐逊和斯坦利·库布里克。他父母都在场。母亲脸上表情平静,父亲坐着轮椅,抿着嘴微笑着。

在众议院的议事厅里,州警察安排大家坐下。这些人都太友好了,说话礼貌自然,跟他童年的一些记忆不一样,反而让他感到有些不自在。在他童年的记忆里只有电视新闻中暴徒的谩骂声,他父亲从法院走出来,两旁是执行官。他和母亲坐在一个小密室里,神经紧张,嘴里嘀咕着“荣誉”“尊严”之类的字眼。可是即便是今天在场的黑人,脸上也没有了他记忆中的那些愤怒和恐惧的神情。

在场的很多人都太年轻了,不太记得他父亲弗里斯特·胡贝尔。至于他中年的时候中风后变得人不人鬼不鬼,就更是不甚了解了。岁数大一点儿的人也已经忘了当年的那份仇恨,这让亨利·胡贝尔感到被背叛了一般。他想要所有的人都知道,他父亲曾经用这个州的黑暗让他明白了什么是光明,而那黑暗还在,并没有过去。夜里他独自坐在电视机前,新闻里的场景让他感到眩晕:最近一个老小子收受回扣被抓了个现行,被送上刑事法庭。犯人遮着脸,而围观的人们笑着。

他盯着房间另一头坐在一张很大的橡木桌子后面的众议院主席沃特·萨顿。萨顿身高六点五英尺,已年过古稀,脸上爬满皱纹。虽然现在他走路慢了,但是他的思想却还像镰刀一样锐利。萨顿从来没有被指控过,这让他头上的光环更加明亮,并且在议会大厦工作的人都知道,

在立法季里,他如何远离住在自家农场的妻子,自己一个人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前一天,展开了关于在一个偏远的小镇上用注入井把油田废弃物泵入深层地下的辩论。在一些州,用注入井来处理石油加工所产生的有毒物质和重金属是非法的。但在路易斯安那州有 2800 口这样的注入井,因为有很多由石油大亨供养的律师存在,这些井在路易斯安那州经济中的地位反而得到了加强。

阿沃耶尔县的一群黑人居民对一口注入井感到很气愤,因为据说这口井在污染一处活动住房区。在胡贝尔看来,这项指控合情合理。抗议者没有找司法部长管辖下的环保部门,而是直接找到了州议会,这本身就是一种宣言。他们称这是一种环境种族主义。

所以 1993 年 10 月的第一个星期五,在挤满了石油化工产业的游说者的议事厅里,众议院主席萨顿带着很权威的神情起身,用很柔和很好听的男低音宣布:“净水法案确实应该落到当地的管辖范围之内,但是不管怎么说,那个问题我们之后再议。而现在……”

而现在,众议院主席向代表小乔·杜布里欧点了点头。乔起草了一项法案,网络运作人员向他打了保票,说如果这项法案成了法律,将成为全国的一个亮点。摄影师们也都站好了位置,等着记录这个开创性的举动。杜布里欧呼吁,对袭击焚烧国旗者的人处以 25 美元罚款。

因为法案上没有具体的条款规定对焚烧国旗者造成的身体伤害的程度。《皮卡云时报》的一位言语辛辣的专栏作家提出了一个方案:轻度伤害处以最低罚款 25 美元;对于打断国旗焚烧者下巴的爱国者罚款增至 75 美元;为了保卫民主,伤害国旗焚烧者肢体的,罚款 150 美元;使其致残的,罚款 300 美元;杀人者,500 美元。

当胡贝尔从睡梦中猛然醒来开始写辞职书的时候,梦中的那些性爱场面褪去了,他开始感到害怕:要是某个头脑发热的家伙把国旗点着了,结果被人打得脑浆迸裂可怎么办?处罚凶杀对于这些起草法案的粗人来说不是易事啊。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土地上,任何时候都不会出现被烧焦的国旗了,大多数的议会成员觉得要投票通过这个法案倒也容易。为了回应社论作者和 ACLU 的质问,小乔·杜布里欧在九频道的咖啡秀节目中对主持人说:“我们讨论的是价值取向。这是我的立场。价值取向。”

杜布里欧希望议会一次性解决这个问题。直接来个投票:到底是支持国旗,还是反对国旗?

今天大家都是冲着他的这个法案来的。

众议院主席萨顿打了个哈欠。

第五频道的女主播从胡贝尔旁边走过,香水的味道很好闻。他转过头,那股芳香已消失在人群中。

胡贝尔生就一副美男的坯子:自然洁白的牙齿,沙棕色的头发,身高1.89米,每天跑5英里,坚持了多年,塑造了健美的体魄。房间另一头的众议院主席萨顿看到这些的时候正在幻想着用鞭子抽他。因为萨顿以前就很看不上他父亲。更重要的是,亨利·胡贝尔从来都没有表示过对他赞赏,哪怕是一次。每次看到胡贝尔,他就想起在尼克松时代去纽约,他太太拽着他去看的一场演出,是场音乐剧,叫《梦幻骑士》,讲一个书呆子拖着一个长矛,骑在驴背上唱着一些不可能实现的梦想。有一天胡贝尔把钥匙锁在了车里,萨顿就让他司机停下车,幸灾乐祸地看着这位司法部长助理给了男服务生5美元,让他用衣架把锁撬开了。之后亨利躲开了萨顿凝视的目光,进了车里,羞得满脸通红,开着车快速地离开了。众议院主席狂笑不止。

胡贝尔的冷漠正传达出他对州议会里的那些人的鄙视。所有这些,加上他又是ACLU的成员,让萨顿很想抽他。

这位司法部长助理待在议事厅的后面,看着小乔·杜布里欧摇摇摆摆地走到前面去,等着大家安静下来。乔身高1.67米,体重212斤,几缕黑色的头发卷曲地趴在光秃秃的锃亮头顶上。他来自西西里岛,是丰田汽车在美国南部第二大零售商。

“发言人先生,”他张开那破锣嗓子开始说道,“我要捍卫——”控制了一下节奏——“国旗,”目光从房间里扫了一圈——“美利坚……合众国的国旗。”

“去他妈的宪法。”胡贝尔愤愤地说。

“小子,闭嘴!”一个老人用胳膊肘捅了捅他,压低声音说。

杜布里欧停顿了一下,酝酿高潮。

胡贝尔夹在人群中动都动不了。扫了一眼站在露台上的人,他看到了弗洛克斯神父。他专门负责承办葬礼,在阿沃耶尔县的县城里有自己的黑人守卫。很久以前,在捍卫法律原则的战争中,弗洛克斯曾是他父亲的盟友。这位神父长得瘦小,头发银白,皮肤是红褐色的。穿着细条纹的套装,非常整洁。他脸上带着一副怒容——本来他是要就注入井的问题据理力争的,可杜布里欧一上台把他的事儿给搅了。

几个月来,胡贝尔都告诉自己要给弗洛克斯神父打电话,邀他吃午餐。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没打。现在站在这里,他真希望

他打了。

“感谢上帝，”杜布里欧代表很骄傲地说，“赐予我自由。”

杜布里欧的跟班和三个秘书鼓起掌来。

胡贝尔心里琢磨着，得需要多少白痴才能让杜布里欧当选啊？

或许上帝忘了杰斐逊县了，忘了在那里，这个胖子依仗着跟黑社会的关系才坐稳了交椅。

3. 州长死了

在辩论的过程中，众议院主席萨顿的手机提示灯不停地闪。他喜欢在嘈杂的环境中接电话，特别是那些在大学足球队上下赌注的电话。正当杜布里欧在前面口若悬河，讲得唾沫横飞的时候，萨顿接到了米切尔·穆德打来的电话，他惊讶地张着嘴。“现在必须要告知媒体了。”

“你是说拉萨尔州长好端端地就死了？”

“对，主席先生。我自己现在也死了一半了。”

“待在那里别动。我过会儿打给你。”

众议院主席萨顿把一个微型的电视监控器放到自己的膝盖上，然后往下看，仿佛透过望远镜一样看到州长官邸的停车场上挤满了警车。他的肩膀抽搐了一下。这个世界即将分崩离析，萨顿一定要作好准备。

“不好意思，要打断一下我们卓越的立法议员的讲话，”众议院主席按了一个按钮，切断了杜布里欧的麦克。这个按钮一般是在惩罚的情况下使用的。“女士们，先生们，请安静！”

杜布里欧愤愤地看着萨顿。房间里笼罩着一种异样的气氛。

“我很不幸地向在座的各位宣布一个消息：拉萨尔州长去世了！”

整个大厅里的人都惊讶地倒抽了一口气。然后大家开始议论纷纷。萨顿敲了敲小木槌说：“请大家安静！请大家安静！”

这个大人物突然死去，让民主的决定发生了倾斜。萨顿想引用几句圣经里的词句，但是却怎么也想不起来。政客们开始摸索身上找手机打

电话,记者们涌进厅内的过道,州警察们强制他们回到媒体席位。众议院主席萨顿利用多年来树立起的权威,当的一声敲了下木槌。他命令警察们召集圆形大厅里的所有参议员来开一个简短的会议:“纪念拉萨尔州长……纪念这位勇敢、高尚、公平、磊落的州长,这位引领我们的州走向国际化的州长!”

胡贝尔突然觉得这位众议院主席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

按照宪法,排在首位继承州长职位的是副州长豪尔。但是那是个酒鬼,他的同伴中没有一个能喝得过他的。曾经有人传说他跑到很远的地方去剪彩,染上了病毒,之后就再也没人邀请他喝酒了。大家看到他过来都躲着他,宁可躲在厕所里也不出来面对他。一场生猛的政治斗争即将开始。胡贝尔在心里嘀咕着,看萨顿如何玩弄权术。

排在第二位的继承人就是参议院主席克利福德·艾奇逊,一位贪婪的投资银行家。他抽着长红牌香烟,像个捕食者一般在议会中游荡。这周他因被指控勒索正在法庭接受审判。胡贝尔仿佛可以听到几个街区外联邦法庭上的辩论声:艾奇逊的律师们努力地争取时间,阻止不利证词,阻挠陪审团的商议,好让艾奇逊有机会就任州长一职。但是他无法想象这位参议员议长如何驳回陪审团的投票。鉴于艾奇逊这次犯的错误,他毕竟是有政治污点。

接下来就是众议院主席萨顿了。州长这个职位倒是也能落到他的头上——前提是副州长被革职,并且还要像大家普遍猜测的那样,艾奇逊也被关进监狱。想到这里,胡贝尔微微地笑了一下。

听着下面对州长的赞颂声,萨顿皱着眉头,装出一副对这个历史时刻的到来感到遗憾的表情,竭力地掩饰住心中更深的的不同。众议院主席只相信两样东西:钱和服从。参众两院的大多数议员多年来都欠雷克斯·拉萨尔的钱。石化产业的那些说客现在正在开着核心会议讨论州长去世的事情。他们曾经经由州长批准,往官员的口袋里塞了好多钱。只有很少一部分廉洁的人对大笔金钱的诱惑嗤之以鼻,但是他们手中的选票也不多。

众议院主席咳嗽了一下,让他的男侍去拿点儿水来。

他接到的第二个电话是州长夫人打来的。“艾米莉亚,他是我的朋友啊,”众议院主席安慰道。眼睛扫了眼时钟,正是10点55分。“他是个很了不起的人。言语都不能——”

“沃特,”众议院主席身子向前探了探,“沃特,你要保证我说的话不会被任何人窃听到。”